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七回 奸人奸計入室逞凶 太子太妃登台觀禮

話說金仁鼎聽了金榮的話，特將周太監請來，揆度情形，無非也是為的那大成廟的事。因前被濟公一罰，格外仇上加仇，時時想害悟真。至於怎樣害法，後文自有交代。且言悟真到了九月二日九夜間，望望濟公不回，心中好不悶氣。沒奈何只得用滑頭的計策，將一眾道人、香火以及廚房的僧人、道人統統喊到。便著庫房師將應用的一切陳設拿出，統統指點大眾該得怎樣佈置，連夜佈置定了。又拿了一封銀子交代廚房，吩咐明日香客個個留面，中晚約辦三多桌素筵。款項不足，向庫房支取，歸事後交帳結算。所有一切的席面，均照那年開光的規矩佈置。吩咐已畢，悟真嫌木料不曾到家，終是不甚妥當。可憐這一夜愁得是連黨都不能睡，聽見門響一響，也疑惑是師父到來，聽見步動一動，也疑惑是師父到來。一直到了四更向後，一眾道人以及執事的和尚，因廟中這日有事，都趕快的起了身，全班上殿做了課眾。悟真走進丈室，只聽那外面車兒轎兒，鞭炮鼓樂，進香的進香，謝神的謝神，了願的了願，天才一亮，就趕來了。那大殿上鐘鼓擊得是應天響，來來往往，男男女女，委實把大成廟的一個大天井都擠滿了，也算是熱鬧不過。到了太陽天下，一班官紳的婦女都來拈香。禮拜之後，有那吃麵的、有那閒坐的，一個不走，都說候著看寶塔開工。悟真聽了這話，越發心中焦急。暗道：就照那滑頭的辦法，也要尋一個木匠來做個勢子，那才欺得住人。當下便喊進一個道人來，才要著他去叫木工，叫他帶斧來破工。那知話還未曾開口，忽聽外面「轟轟」的幾個大炮，一眾的和尚擁進丈室說道：「方丈，快些預備站班接駕！皇帝特命皇太子前來恭代拈香，還有太淑妃一同前來。」悟真聽說，急得連話都說不出來，把喊木匠的這段公事，倒不知道扔到什麼九霄雲外去了。好在各僧今日身邊的法衣都是穿得現成的，只得吩咐道人趕快將萬壽行宮的正門開了，搶手打掃個場面，自己便帶領了四執事、四個沙彌，迎接到了廟門外面。那一應的儀仗，大成廟落成時候，皇帝同太后前來拈香，前書已敘過了，不必多敘。單言悟真等到了廟外，跪接皇駕之後，一應翠仗部分站兩邊。只有與前提爐及護駕的御兵，同一些聽差的太監，紛紛擁住兩乘鸞輿走進廟去。到了萬壽行宮殿前墀下，這才降輿。宮娥擁住太淑妃，太監擁住皇太子，升了寶座。悟真領班在丹墀下面，嵩呼已畢，站在旁邊。內中有一僧人是初來的，站的班勢不甚齊整。突然來了一個太監，認定他的腳尖就是一踢，雙手把他向後一推，罵道：「禿頭！好不規矩，聖駕前站班，就能歪歪斜斜的嗎？」

看官，你道這個太監是那一個？就是金仁鼎授意把他的周太監。今日大成廟寶塔開工，皇上並不曉得，周太監同金仁鼎計議已定，連忙走進宮去。他曉得太淑妃這個人性情最刻，他面前辦差一毫都不能將就。他因此便在太淑妃面前，說那大成廟寶塔開工，多少工匠，多少磚瓦，多少木料，頂長的木料有三丈長，開工的時候，怎樣熱鬧法子。說得天上有地下無的，撮哄太淑妃前去拈香，以為這人最恨受哄，到了廟時，若看見木頭也沒有一段，一定便要查究，旁邊搽上幾句嘴，那還有個不問罪的？加之這位皇太子也是出名的紙不包火，所以他獨獨將他們兩個聳動進廟拈香，方好於中取事。所以太淑妃、皇太子才歸了座，他就百般挑剔，連站班的樣子都要整理整理，恨不得暫時就尋出些破綻才好。

當下悟真見他這種形象，心下格外懼怕，暗暗禱祝菩薩保佑他們拈香之後，隨即回駕，那就謝天謝地。不料太淑妃同皇太子拈香之後，依然回了萬壽行宮。悟真暗暗只叫晦氣，沒奈何隨班也就進了萬壽行宮。太淑妃、皇太子才歸了寶座，就聽皇太子傳本廟方丈論語。悟真才要上前，那周太監上前一把握住他的衣袖，將他轉了一個圈子，突然定在丹墀正中。說道：「小心一點兒！若有失禮，腦袋兒就沒有了。」悟真一者被他轉得頭暈眼花，二者被他的話這一嚇，委實就同亂了頭緒一般。所幸那年大成廟行落成禮，悟真還見過一次場面的，心中還有定見。當下站在丹墀中間，俯伏在地奏道：「大成廟方丈臣悟真見駕求訓。」太子還未開口，太淑妃這人生性急抗，他也不候皇太子問話，便問道：「你廟今天寶塔開工，擇定什麼時候？」悟真見問，雖聽得清楚，奈何並不曾有一定時辰。若說早了，這時連木匠都不曾有；若說遲了，一應上膳又不曾預備。不免心上畫算。那知周太監走至前面，用手指了一指道：「悟真，你那裡耳敲了嗎？這麼淑娘娘問你的話，你不睬他。那有這樣一個闊式樣的和尚！」悟真聽他的話頭，曉得他是處處挑剔，情知不妙，連忙高高的喉嚨回道：「臣廟建塔，開工擇於今日午時。」太淑妃道：「老聖僧既不在廟，你且退去照應開工事件。我同千歲看過開工後，才還宮呢。」悟真隨即碰了一個響頭。到了外面，那頭上的大汗，嚇得向下直滾。

連忙叫過個道人，著他在左近地方喊他一名瓦木工，身上衣服要乾淨一點，須要有件長衫。道人去了半息，還未回來，看看日光已要正中。一會的時候，那用太監便跳進丈室問道：「怎麼的？時候到了，皇太子同太淑妃守得不耐煩得很。」悟真道：「諸事齊備，專候工人。」周太監見說，一把便叫住悟真道：「你上去回去。好大的個工人，難道皇太子、太淑妃有在這裡等候工人道理麼？」說著把悟真就要望後面拖。這時朝臣之中，有那聽見皇太子到來，也趕得來抽香，拍個順便馬屁。此時在丈室裡面，還有認識周太監的，便出來解個圍，說道：「一俟工人到來，便隨即請駕幸後院看住開工。」周太監卻不過人情，只得走開去了。悟真又守了一會，忽見那找木工的道人回來到：「回稟和尚，外面一個閒工沒有，統統都上工去了。所有有一件長衫的，據說另外不知有一個什麼地方也是寶塔開工，選了四名家去。我們還有那處再尋著人呢？」悟真一聽，真個急得要哭。有那打怨他的道：「你這人太也糊塗，怎能不把事件預備妥了，就把個開工的條子刷出去呢？」還有那些曉得三分實在的道：「你們還不清楚，如今他廟裡一根木頭還不曾有，這個工怎樣開得成呢？」大眾聽了這話，沒一個不代悟真耽心，齊聲道：「這些滑頭事，全是鄉間土地廟裡騙香火的法門。你堂堂一個敕建的大成廟，怎能這個樣呢？如今太子也來了，太妃也到了，請問怎樣回他們走罷？惟今之計，此回那周宮爺出來、我們也不便開口，只好聽他們怎樣，不要攙在一起。而且這位宮爺是著名不甚好惹的，請罷，請罷。俗云石人多嘴打破頭，我們還是省事些好。」就此這個歪嘴，那個擠眼，一些人都要各散。

忽見周太監又由後面跳出，沿路喊著道：「怎麼講？工人可曾來呢？天光正午時了。」及至到了悟真面前，悟真一言不發。周太監真個急了，一把揪住悟真，拖了就走。悟真今日並是穿的是濟公御賜佛衣，可經得住拖？這一扯，登時撕下了半片衣袖。悟真道：「這是御賜的衣服，宮爺請仔細一點！」周太監便迎面一嘔吐沫道：「咱仔細什麼？你去告御狀是了！」可憐此時悟真委實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周太監惡狠狠的拖住他，就同豬狗一般，也不由他走。一眾看的人個個太息道：「可歎一座大成廟，鬧得不成人境了！」話言未了，忽然外面有人拍手哈哈的道：「你們不要鬧！不要鬧！還有個沒用的和尚來走到。說得躁，來得躁，俺的道理誰知道？」這時周太監卻然耀武揚威，拖住悟真一隻破袖子，已到了丈室外，一眾看開的圍了一個大圈。此時濟公嘴裡打著蓮花落，芭蕉葉子遮住了臉，三扭兩扭的到了周太監面前，把個芭蕉葉子向地下一擲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周宮爺好大力氣！一個小和尚竟被拖著走了。」悟真一看見是師父到來，彷彿半天上接下了月。但那周太監望見濟公，直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招呼：「聖僧，怎到這時候才來？皇太子傳悟老爺去問話，他又不見見面兒，累得咱拖拖拉拉的，委實就不好看相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累手累手，俺們見了皇太子，再勞謝你罷。俺和尚老實些對你說，兩擔白沙沒得點真憑實據，也沒得到手。悟真，你代俺將佛衣脫下，給了周宮爺，讓他到丞相府向御史爺領賞是了。」悟真聽說，果然把千佛衣脫下，向周太監手上一送。

濟公也不多問，瘋瘋癲癲的一逕走進萬壽行宮，他也不懂怎麼叫做行禮，怎麼叫做站班，便遠遠喊道：「諸事齊備，請千歲爺、太妃娘娘移駕看開工禮！」一言才了，只見那行宮外面兩乘四人的便輿，前面鼓樂齊鳴，皇太子、太淑妃便起了身，一逕到了後院降輿。但見一座高台，四面皆結的五色彩綢，上面正中設了一座，微偏西向設了一座。皇太子、太淑妃上台坐定，但見四名工頭，都是穿的禮服，左邊紅旗一展，報了時刻，三聲炮響，鼓樂又作。悟真頭戴毗盧帽，身穿圍金杏紅搭身，足穿鑲黃履，頸圍佛珠手捧具，就香案前展具行三頂禮，起具，問訊，撤去香案。忽見井欄裡冒出了三尺多長一段木梢，工人一齊手，上了木架的機關，拉動繩索，將那一段木頭全行車出，足有四丈多長。一段方完，一段又走出井外。四名工頭，一個拿鋤，一個拿斧，一個拿鋸，一個拿錘，先由拿鋸的將那木鋸下一段木梢，那嘴裡便五言八韻的說那吉利話道：深山千里木，造成萬年屋。儒居受天祿，佛

居享清福。這工頭說完，眾工頭齊聲道好。接手拿斧的工頭，請過木頭，將那鑿成木樁的形象，那嘴裡也說著吉利話道：木長山高處，取來為何故？造成擎天柱，福祿俱永枯。這工頭說完，眾工頭齊聲道好。接手拿鋤的工頭破土，也說著吉利話道：萬物土中生，有土必有人。辟開真福地，輪轉任乾坤。這工頭說畢，眾工頭也齊聲道好。那執斧的工頭才將木樁雙手送到悟真面前，悟真接過了木樁。那拿鋸的工頭，跟住悟真走到破土的地方，認定方位，悟真扶定木樁，旁邊又是三聲大炮，鼓樂齊鳴。那拿錘的認定木樁，錘了三下，將樁定在土中。嘴裡也說道：一錘定河山，二錘定社稷。三錘佛教昌，光明比日月。這工頭說畢，眾工頭也齊聲叫好。跟後□大執事身披搭衣，手執引磬，到濟公及悟真面前叫過了喜，眾工人紛紛的便到庫房領賞。台上皇太子、太淑妃起駕，三聲炮響，鼓樂前導，仍回萬壽行宮。濟公、悟真隨駕前進。才出園門，只見金丞相匆匆上前，一把抓住濟公的手說道：「聖僧，你我多時不會了，這裡隨駕讓護法去罷。我請你到丈室，有一句要緊的話說呢。」畢竟金丞相同濟公有什麼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